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

第一八四回 李公然船頭重義 何路通水底輕敵

且說那張捷、貢士隆滿心怨恨，站起來觀看船頭打仗，正願船上人不服。他心中暗想：看他麻臉如何辦事？猛聽得施公轎內高聲喊道：「人來！」只聽面前有人應聲而至。施公說：「你倆把船上的人拿來。」那人答應，大踏步走到河邊，喊道：「那船頭兩人休得動手！我奉欽差大人命令，要把你們拿回，問把持之罪。」李公然、李七侯聞聽此言，一齊住手。各人站在各人船頭之上，手內擊刀望下一看，原來是黃天霸、關小西。神彈子說：「什麼欽差，也管得我的事？要來拿就比比武藝，若是勝我，我就永不想這宗邪財。」小西、天霸二人聞聽此話，不由大怒，高聲喊道：「好無王法的野人，如此大膽！」說著趕緊幾步，縱身上船。兩岸觀瞧的一齊喝采。這關小西直撲神彈子；黃天霸手執鋼刀，望七侯說道：「象你這無法五天，真是大膽！皇糧是當今用的。把持漕糧，罪過不輕。總漕大人現在此地，還敢無禮？將你拿住，必是割頭。」李七聞言說：「黃天霸別小覷我等，看刀來！」劈面就是一刀，天霸隨手擋開。只見刀架刀迎，咯噹噹響不住聲。關小西合白馬李，也在那邊動手廝殺。真是將遇良才，直戰了有一個時辰，勝負未分。

猛見杭州船艙中躡出一人，手使李公拐，幫助李七。這蘇州船艙也走出一人，手使亞靶槍，來助神彈子。兩岸上人山人海，一齊亂嚷，說是：「不好了！不好了！船上又添了人。這跟隨大人的，恐怕不能取勝。」議論紛紛不一。且說施公看得明白，吩咐：「再去兩人把船上匪徒拿來！」郭起鳳、何路通一聲答應，飛身上船，一湧跳上船去。郭起鳳在蘇州船上，截住了蔣門神，鐵尺擋住亞靶槍；何路通上了杭州船，與侯花嘴交戰，鉤槍擋住了李公拐。共是兩對假戰，四個真戰，八人分在兩船頭上。先表那蘇州船上李公然假戰關小西，郭起鳳真鬥蔣門神。一則在大人面前，又是人煙稠密，眾目所觀，由不的不抖精神；一則今年包攬糧船，爭些銀兩，以為活計，一有疏虞，下年便無人僱了，失去養命之源，只得拚命相爭。那邊何路通合侯花嘴二人，也只如此，各人奮勇，躡跳越，誰肯讓誰。各船上都有一對真、一對假。其餘各船、兩岸觀者，目瞪口呆，不分真假。唯杭州船蠻子，專盼白馬李得勝；蘇州也望神彈子得勝。這閒散觀者越聚越多，真殺假戰的越鬥越勇。

正在酣戰之際，李公然丟個眼色，虛砍一刀，「哎呀！不好！」往船後就跳。蔣順一見，又氣又惱；他仗著神彈子助膽：「他竟如此怯戰，使了多少聘禮，竟聽他說些大話。你會打彈子，百發百中，何不施展？」李昆在船中，又叫喊：「蔣門神聽真！與我交戰的，姓關名太，久保施公，天下馳名。我不能取勝。你若不服，合他比試，你若勝得了他，情願退回你的聘禮。」說罷又不言語。弄得這蔣門神神魂不安，進退不得，心中想道：「李五本事，雖未見過，這江湖人都交他。想這關小西必是武藝精通，不然眾目所觀，又掙我們銀子，竟自敗退？想來實不能勝他，方才退敗，剩我一人，雙拳難敵四手。」想了多時，說道：「你們兩個人，我是一人，必須單比，方為好漢。姓關的戰敗李五，咱倆單比武，不許別人幫助。」小西聞言，哈哈笑道：「象你這膽大奴才，真是可氣，竟敢合老爺論輸贏？伙計退後，待我擒這奴才。」郭起鳳收了鐵尺。蔣門神方才放膽，以為得意，遂說：「姓關的，快來動手。」將槍桿擰了又擰，想道：「此人戰敗李五，必不平常。下年的買賣成敗，只在此人身上。」抖擻精神，盡力撲來，分心便利。小西看準，一掙折鐵倭刀，只聽咯當一聲，槍頭落地，槍桿削去半截。門神大大的吃驚。且說施公看得明白，想著拿著兩名攬頭，也在今日，早些平定糧幫，好奔淮安赴任。正自思想，猛聽咕咚一聲，船上倒了一人，乃是郭起鳳等得不耐煩了，上前照腿上一鐵尺，蔣門神栽倒。關小西向前按住，郭起鳳隨手又是幾鐵尺把兩膀卸了，喊聲：「拿繩過來。」青衣緊跑，將繩遞過，把蔣門神四馬攢蹄捆了個結實，提將起來，往船下一擡，摔了個昏迷不省。施公連忙吩咐：把這奴才送到公館，等著把那個也拿住，好一並正法。手下衙役抬起來，送到公館看守不提。

再說李七侯見了公然退敗，自己早閃到一邊去了。又見小西拿住蔣順，連聲喊：「拿去了！拿去了！」意在威嚇侯練。花嘴聞聽，益發動怒，把李公拐掄起，直與何路通打個平手。連那旁小西、起鳳一同觀看，天霸也不動手。看來花嘴真不在魚鷹子之下。戰夠多時，不分勝敗。看看天已晌午，黃、關、郭三位英雄袖手旁觀，都要看侯練的武藝，暗中贊歎：「可惜此人不入正途。再等個時候，看他是誰勝誰敗，那時再動手不遲。」

哪知施公內心著急，見何路通獨戰侯花嘴，鏖戰多時，不由心頭火起，說道：「一齊動手，將這奴才拿住，勿得怠慢！」黃、關、郭聽得吩咐，一齊著忙，各舉刀兵，前來擒捉侯練。這花嘴一見勢頭不好，更是奮勇招架，往來衝突數合，一翻身跳入水中。天霸、小西、起鳳各自束手無策，魚鷹子大笑一聲，一扭頭也鑽入水中，追下去了。單說何路通能在水底睜眼，可住三日三夜，專會水底拿人，故人都叫他魚鷹子。本在八里橋飯店相遇，與關小西生回閒氣，計全認得，相勸歸附大人，並無寸功。今日見了花嘴入水，喜不自勝，所謂南人坐船，北人騎馬，正是立功之所，甚覺得意，故一扭頭沉下去了不提。且說那眾船戶合兩岸人等，閒雜看的真多，各各驚訝喝采，深服施公用人之周。正不知水底如何打仗，人人納悶。猛聽得一人跑來喊叫：「黃副將，大人請你回話。」黃天霸聞聽，大踏步趕至浮橋，轎前躬身侍立。施公說：「你吩咐船家，莫留閒人，只是夠用就得，先來在前，後來在後，勿得亂走。」天霸答應，翻身復上船頭高聲道：「各船旗丁莊頭聽真！方才大人吩咐：哪船先到先過關，後來在後，永不許相爭。皇糧乃是國家要務，王法所關，勿得輕視。少時拿侯練與蔣門神一並開刀正法。再有不服的，早些出來放刁，別等沒人時候撒賴。」並不聞一人答應，偶見兩船上各來一人，真奔黃天霸說：「我輩求見大人。」

那兩個人來到轎前跪倒。施公一見開言問道：「你兩個是什麼人？姓名是誰？為何來見本院？」二人叩頭，口尊：「欽差大人容稟：我們姓李，本是好人，因一時不明，又被他買囑，幫助他們爭幫，卻不知此等利害。方來知道後悔，故此前來請罪，身該萬死。」施公聞言冷笑三聲說：「這糧船乃是國家養兵所需要務，滿、蒙、漢八旗兵丁盡賴此糧。把持漕糧，即是違逆聖旨。你等務宜知罪，以後切不可再犯。人來，把這兩名投降的人帶回公館，伺候再審。」手下跟隨領著李公然、李七侯到公館不提。

再說侯花嘴逃在水內，指望逃災避禍。哪知道就遇見魚鷹子正在水底行走，猛然背受一拳打著。他不知是人是鬼，是魚是龍，心中胡思亂想，口內還得換水。不知不覺臂後又著一下，比前覺重，更是吃驚。急中生智，用盡平生力量，掄動鐵拐，亂打一陣，一下也沒撈著什麼，使的四肢無力。何路通想道：他水裡不能睜眼，何不趕緊拿去交差完事。想罷用右手鉤槍拐，伸過去看準他腳跟上的筋，盡力一鉤，拉起便走。何路通用踏水法兒波上行，如若平地，拉著侯花嘴在水面上半沉半浮。至於小西、起鳳，無不暗暗稱奇。

唯有蘇杭兩幫攬頭、梢公、舵公等人，顧不得道好，只是咬指伸舌，探頭縮頸的，各顧自己幸逃羅網；當時若與他相爭，各個俱得遭擒，這時不住說：「你看你看。」快到橋邊，只見何路通縱身上了浮橋，把一個侯花嘴倒栽蔥的，雙手拽上橋去。

兩岸上人又道：「好！」喊聲震地。只見兩個人是水淋淋的。何路通懷抱鉤槍拐單膝跪在橋前，口尊：「大人，小的奉命將賊拿到。」施公說：「把侯花嘴捆結實，帶到公館。」一擺手，何路通站起。施公又吩咐：「起轎，且回公館。」只見執事先走，隊伍各自排開。早有人牽過馬來，黃副將乘上前行。又聽得轎內傳出：「那□名千總，隨到公館聽候。」一言傳出，千總們聞聲喪膽，哪敢怠慢，連忙下船跟隨轎後，俯首隨行。吩咐打道，八人抬起，一陣風相似，來到公館。施公下了大轎，走到廳中升了公座，天霸等人兩旁伺候。下役排班，喊過了堂。□名千總跪在上面，蔣順、侯練跪在下面。施公帶怒叫：「蔣順、侯練，你倆可知罪嗎？」兩人跪爬半步說：「知罪，是小人的錯，不該收他們這幾兩銀子。情願領罪！」施公嗟歎不已。又叫人把蔣、侯枷號起來。不知究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